論劉非烈小說的思想（下）

張恒豪

四

英雄式的追尋、浪漫者的情調、老哲人的憫懷，既是他內在的氣質，那麼其潛意識裏，自然有他所執着不移的命題。假如，以「我與社會歷史」的脈絡去探尋的話，我們可能會失望，事實上，人是社會的動物，社會是無時無刻不在變的，雖然人的行舉和觀念，隨着潮流的變遷，時時在調整和更移，但是，基本的人性却是永恆不變的，因此，劉非烈的社會意識，往往是建立在人性意識的基點上。倘若，我們以「人與宇宙歷史」的觀點去檢視劉非烈的作品，那麼，即可窺透出他思想範疇的根本癥結。我以爲其潛意識中奔流的，最主要有四點：

第一、生與死的探索。
第二、愛與恨的透視。
第三、殘缺與完美的了悟。
第四、理想與現實的體認。

他曾說：

「宇宙最基本的命題，就是生，而答案就是死。

我們從死神那裏，借來一筆生的資本，到時候，連本帶利送回去。那一天，我病了，才相信這些話。於是我參透了一個謎：死是爲生而死，生是爲死而生。

健康的您說：生是長期對死的反抗。病中的他說：死是剎那的對生的結束。

世上有一宗最奢侈的浪費，就是日擲萬金比起來，也只算九牛拔一毛，那就是虛度你的生。但假如你沒有病過，又怎能眞正瞭解生的可貴？」❽

不經病魔的折磨，無以了悟健康的可貴。沒有死亡的歸結，顯示不出生命的莊嚴。「死是爲生而死，生是爲死而生」，正因劉非烈有此參透，因此他更加肯定生存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。他不停留在一個輪迴的認識論上，他從積極的入世思想着眼，和揭櫫人生奮鬪的永恆意義。

這是他對於生與死的探索。

「名畫」與「拳師的悲哀」是劉非烈作品中，對於愛與恨的表現，透視得最深刻的兩篇。

「名畫」，是描述一個紅伶，戀人鄙棄了她，對她不負責任；劇團鄙棄了她，對她也不負責任，最後，連自己曾經鄙棄過的戴天俠也鄙棄了自己。……於是愛的失落，轉移成恨，她恨所有的人，恨這個世界，企圖投河自盡，但當她正想往下跳時，忽然，她記起一個人，那個人就是曾愛過她的姊姊。愛神的眷顧，又使她從死亡的魔掌裏掙脫過來，但她爲了消除恨的孽種，却要求醫生打胎。最後醫生的仁慈、姊姊的溫情、團友的關懷，感化了她，使她體會出——做人的任務是迎接人到這世界來，和使人類活得更有意義，卸責是可恥的，孩子更是沒有罪的，只有愛可使人重生，可以溶化人類的恨，不要讓無辜的孩子爲恨而犧牲——她決定重回故園，獻身於育嬰院的慈善工作。

「拳師的悲哀」，是記述一個流浪的拳師，帶着報仇雪恥的心理，返回故地，向此地的拳王挑戰，其目的乃是爲了重執拳壇的牛耳。但事過境遷，拳王易主。雖然十五年前的對手，早已銷聲匿跡，但他爲了報復，仍固執地要以新拳王的鮮血，來洗自己的仇恨。拳賽中，由於觀衆的吶喊助威，自己的恨意更增，結果，這位拳師終以飢獅般的撲襲，將對方打得鼻青紅腫，差點「粉身碎骨」，過後，他負疚前往醫院探

訪，對方被層層的白紗布裹住頭部（白紗布頗有暗喻意味），流浪的拳師感愧地向前，憐愛地握着受傷者的手。

「你恨我嗎？」

「不！我佩服你的技術！」

「你恨觀衆嗎？」

「不！他們是最公平的欣賞者！」

「你恨我來看你嗎？」

「不！我感激你的仁慈！」

無料，對方却以愛心寬容了他恨的發洩，此時，傷者的母親踉蹌地奪門而入，沒有想到……這個女人，竟是十五年來他魂縈夢繞的妻子，一時，他淚水盈眶，意識到自己不是拳師，而是個瘋狂的打手。

恨之叢生，起因於自私、失敗、狹隘的報復心理。若以恨來報復自己所受的折磨，只有將自己和他人導入更黑暗的深淵，但是愛的力量，却可消弭自己之恨，造福人羣。歷史之所以賡續、文化之所以奠基、理想之所以創造，最主要的原動力，在於一個「愛」字，而這種愛，並非狹義的愛，乃是仁民愛物、汎愛衆而親仁的博愛！那位紅伶，願將餘生的精力，獻給那些乏人照料的可憐孩子；那位新的拳王，能以無比的愛心，來感化瘋狂打手恨意的發洩。一一都說明了「在人生裏，狹隘自私的恨是一種最歪曲事實的感情」⑨，而「愛，眞正的愛情是一團永不熄滅的火。」⑩

這是他對愛與恨的透視。

劉非烈的筆下，大都關懷卑微的人類，而這些被遺忘的一羣，又多半是心靈殘缺或肉體殘缺之人。譬如「時間的藝術」裏的娜娜（心靈殘缺），「生命」裏的瘸子和瞎子（軀體殘缺）等等。我們就以「明白了一個緣故」，來作如下的討論：

「明白了一個緣故」，這個緣故，便是「我很感動，因爲，我明白了世上有些人，如何能有戰勝一切的力量，而又有些人，如何成天詛咒命不逢辰的緣故」，而這個啓示，乃是被一對青年男女的偉大愛情所引發的。一對青年的男女訂婚以後，女的身罹重疾，但男的不因她傷口的邊緣全都腐爛、血肉模糊，幾乎可見腸子，而有所背棄，反而愛心彌堅，更加堅强。因爲「愛神用它的障眼法遮蔽了新郎，使他只看到了

生命而無視死亡」。終於，他們克服病魔，贏得珍貴的結合。這篇小說，至少提供了下面幾點啓示：

1生命永遠是十全十美的，只有靈魂才有各種各樣的殘缺。

2只有靈魂的殘缺，才能看到一個殘缺的生命世界，只有殘缺的觀念才能證實肉體有殘缺。

3因此，要鍛鍊的不是人的肉體，而是人的觀念。

4殘缺觀念的薰陶，全賴人類天生的愛心。⓫

這是他對殘缺與完美的了悟。

「白石路」，是劉非烈短篇小說中最具美感韻味的一篇。這篇所探討的，便是一個「理想的我」與「現實的我」之間的衝突和抉擇。此篇鮮明的意象、悽迷的情調，乃是在吟詠一個封建婚姻下女性的悲劇。作者藉着「我」聽到「如泣如訴的懺悔的磬鳴，牠們像是一縷一縷柔絲，深深地穿進了河床，一縷又是一縷……」與十六年後，自己再度聽到「那一縷縷柔絲樣的清磬的哀鳴，又深深地飄落在小河的水上」的對比，點出「我」自己理念轉捩的契機，也將了悟後的心聲，付之於靜靜的水流。

「時間的藝術」，寫的是一個名女人，想以她的富有、她的美麗，去尋求她「理想」中的婚姻，但歷盡三十年的奮鬪，仍然挽救不了美夢的毀滅，最後經哲學家的指點迷津，頓悟出時間的藝術，決定放棄殘缺的觀念，擁抱「現實」的愛情，而下嫁白髮蒼蒼的哲學家。

「天作之合」，乃是以書信的結構方式，揭開出一樁假鳳虛凰、陰差陽錯的妙事，强調「躲在自己主觀裏面以聰明自傲」的愚蠢，指責「在愛的基礎沒有進展到佔有以前，應該儘量掩藏缺點」的滑稽，其箭頭指向「理想」人生與「現實」人生的差距，至顯且明。

從以上的三篇，我們似可窺透出劉非烈心靈的隱想：

1就自我而言，時空的變換，可以使人更認清理想與現實的眞諦，同時，也可縮短理想與現實在人心靈中的差距。

2理想永遠無法實現，過去的理想，成爲今日的現實，但，過去的理想，已非今日的理想。人，唯有

在現存的理想與現實折衝的了悟中，將悲劇的史實，化爲智慧的觀照，而掌握住現存的意義，才是最「可愛」的。

這是他對理想與現實的體認。

五

這些形而上的問題，透過劉非烈的藝術技巧、嚴謹形式的控制，佈滿在他所有小說的篇幅裏。使得劉非烈在駕馭「爲藝術而藝術」的原則之下，更能臻於「爲人生而藝術」的理想。我們一一剖視了他生活的經驗、內在的氣質、潛意識的癥結，我即有充份的理由，更進一步來證實劉非烈小說裏的思想特徵。大致而言，其思想特徵有三：

第一、强調現存生命的嚴肅。

第二、鼓舞靈魂重生的喜悅。

第三、站在性善的立場，重視人性的尊嚴，以追尋一個較完美的理想社會。

一個作者思想的探徵，往往可從其作品的「視境」中窺透，由於視境的處理不同，境界的旨趣，亦會產生極大不同的情調和意義。我們就以「毒魚籐」爲例，它以回憶的方式、倒敍的手法，刻劃出「他」壯烈成仁前的自省，我們看到魚籐粉起了作用，他咬緊牙關，目視他的母親、他的愛妻、他的女兒、他的兒子，一個個在痙攣中死去，而他坐下來，注視着鈔票的燃燒，那飛騰的紙灰，一如蝴蝶似地翩翩起舞……由於作者所用的意象不同，使我們頓覺這絕不是一種畏罪的服毒，乃是一種美麗的死亡、顚慄的犧牲。但他爲何甘願如此地「引刀成一快」呢？我們經過他如剝絲繭、層層解來，便可明曉：肉體的短暫結束，乃是爲了換取一種精神的浩然長存。他乃是憑着一股意志，爲了貫徹他的理念，而作的最堅決的賭注。我們接受了他美麗的死亡，更接受了他意志的自求完整。因此，我們會覺得這不是一種匹夫匹婦的投河了斷，也不是一種少年莽夫的意氣行事，而是一種「死有甚於不死者，生有負於不生者」的嚴肅抉擇。這個人物，絕不是像王禎和筆下的那般無奈和悲哀，而是像鍾肇政所塑造的那般堅毅、像三島由紀夫所賦予的那般勇敢和悲壯。

因此，劉非烈要慷慨地陳辭：

「生活，生活把你磨成鐵，變成獸，磨成石頭渣，即使有一次恢復人的機會，你也不能不害怕！告訴你吧，感激的淚珠比黑珍珠還要無價。試問，你一生中有幾次能激動起自己的純情？自己的精華？」⑫

由此足見其思想特徵之一——強調現存生命的嚴肅。

「靈魂的癌」，是敍述一個首富關明達，煎熬不住靈魂毒癌的折磨（因他曾是殺人越獄、罪惡滔天的白山洪），終於放棄了自己辛苦所營建的地位和聲譽，毅然自首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在這樣的過程裏，當然作者也強調關明達自疚的痛楚、自首前的徬徨和矛盾，甚而一度折回、企圖逃亡。但，最後，他堅決地以飛快速度駛入市區，接受應得的牢獄生涯，雖然被判了十年徒刑，展開在他的眼前的却是一幅絢爛而清淨的遠景……。

我們會問：爲什麼劉非烈筆下的人物都是如此的獨立特行、超然不羣？難道這是一個庸夫俗子的性格寫照嗎？但是，假如我們詳細地探討他所有的作品，充份地了解他人物的性格形態，便可得知，除了極少篇外（如失鍰記、宴會等），他對人物的塑造，通常是採取一個他理想中的典型，而不是像楊青矗那樣旨在刻劃一個他所觀察到的基型。此篇旨在强調「人儘管戰勝了名利、輿論、法律，但却征服不了一個有罪的自己」，「自譴」的罪，比「他定」的罪，更使人方寸如絞、痛不欲生！關明達竟然割棄了他暴富以後的種種幻影——他在馨香的花園裏挽着他的朋友們散步……他在他堂皇的客廳裏宴會他的賓客……他在他舉辦的慈善機關裏接受羣衆的讚美——毅然入獄，領略鐵窗外那清淨的遠景，足見其靈魂重生的喜悅，是何等的凜然和珍貴！作者大可將關明達安排爲「忍受不了深淵的痛苦，而驅車駛入郊區，在深樹叢林中，名的枷鎖、利的引誘、前塵往事、未來種種、自身的迷惘、繁複地引起內省」，最後以徬徨於歧途、或舉槍自盡作結，或許，也可表現出現代人的疑懼、焦慮和不安。但劉非烈的視境，究竟與卡夫卡相異其趣。因此，他筆下人物的特徵，都不是像「花橋榮記」裏的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，而是像「虹外虹」所闡揚的那種「渭城朝雨浥清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」。

劉非烈又說過一句話：

「病吧！我們生活得太虛僞太生硬，太寡情太倔強——一句話，太缺乏人情了！病吧！只有病，我們才重拾失去的自我，我們才重溫孩提時的最高潔的情操！」

由此足見其思想特徵之二——鼓舞靈魂重生的喜悅。

無論是從「生命」、「喇叭手」、「明白了一個緣故」或是「石上花」、「名畫」……在在我們都可觀察出：劉非烈筆下的卑微人物，大都具有一顆高貴、純潔、奮發向上的善心，而在他所塑造的理想典型的背後，也似是有一個較完美的理想社會，更是他所憧憬、所嚮往的。

然而，他這個理想的社會，並不是像陶淵明所描述的那種小國寡民的「現象」，乃是一種根源於人的心靈、長存於人的方寸而所自覺的「現實」。這個現實的表徵，是極近於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的大同社會理想。我們與其說是劉非烈一己的，勿寧說是整個苦難民族所憧憬的更妥切些。這種孕育於炎黃大地與傳統文化的民族意識，也正是儒家文化的精髓。劉非烈融入了他個人悲慘的生活經驗裏；即使在他那篇自述爲有佛學思想的「石上花」，雖然那老人具有「擴充凡俗的我，以臻於無我之境界」的觀念，但事實上，其所作所爲，也正是孔孟「悲天憫人、民胞物與」的極致闡發。

由此足見其思想特徵之三——站在性善的立場，重視人性的尊嚴，以追尋一個較完美的理想社會。

六

在「遙寄亡靈」中，一個父親的獨生子——劉非烈，曾如此悲慟自訴：

「父親：您付與我生命，付與我性靈，付與我形體，並且撫育了我從昏矇到成熟，而我啊，我付與過您什麼？」

無言的付與，正是最大的付與。一顆對全人類、對民族的昭昭愛心，倘亡者地下有知，這不是最大的付與嗎？（續完）

三月二十二日

新時代

第十五卷第七期
發行人：朱建民
主　編：劉清波
七月號　要　目

盛清沂　宋元臺灣史事考
黃典權　李復、梁克家、樓鑰、周必大、汪大淵諸人所記錄之臺澎
王詩琅　臺灣民俗學家羣像
陳奇祿　我和臺灣研究
毛一波　臺灣省文獻會的業績
方　豪　臺灣史的研究
柴松林　新經濟時代的形成和經濟變動測量方法的改造
劉清波　中共新憲法上的經濟發展平議
謝東閔　建設乾淨安寧的社會
林鈺祥　消除髒亂
阮大方　記旅美華人民權運動

臺北市泰安街一巷三號
郵撥：2995　每册20元

附註

❶ 廣播劇的拓荒者，其拓荒過程，可參閱王鼎鈞「憶劉非烈」，寫於民國五十六年六月。

傑出的小說家，「傑出」二字，見野果「劉非烈一生及作品」，「野風」一一九期，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出版。筆者按：被推崇為臺灣早期廣播劇的拓荒者，除劉非烈外，尚有朱白水、鍾雷二位先生。

❷ 見朱白水「工作、學習、創造」。

❸ 見劉非烈「遙寄亡靈」，「野風」六十五期，民國四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。

❹ 見劉非烈遺書之三，寫於民國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。

❺ 見劉非烈遺書之四，寫於民國四十六年四月八日。

❻ 見司馬中原「夜悼非烈」，「野風」一一九期，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出版。

❼ 見「野風」三三期，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一日出版。

❽ 見劉非烈「病嘆」。

❾ 見劉非烈「名畫」。

❿ 見劉非烈「那個傳奇的故事」。

⓫ 見劉非烈「時間的藝術」。

⓬ 見劉非烈「病嘆」。